

東
南
紀
事

東南紀事卷四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餘小勿校刊

金聲

金聲字正希徽州休寧人從父商武昌以嘉魚籍中天啟
甲子鄉試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己巳王師薄
都城袁崇煥敗上御左順門問方略聲伏地哭舉同館劉
之綸白衣申甫知兵申甫者雲南人初爲僧自言入嵩山
遇異人授以書中言車戰乃習之瘞其書嵩山下脫浮屠
服遊京師與聲之綸善三人甚相得至是上命甫隨之綸

入對大悅立擢之綸兵部右侍郎甫京營副總兵聲試御
史參軍事然實無兵與甫聽召募市人取民間牛車加竹
盾給之聲疏陳不可狀而忌甫者謀委之餌敵日夜督戰
竟敗先一日總兵滿桂戰歿安定門外甫繼出死蘆溝橋
越日之綸取遵化軍娘娘山遇伏死戰一晝夜援兵不至
流矢貫顱死金聲嚙其鏃出以授其母賻喪歸蜀言者論
聲書生誤國上遣中使覘聲館布被蕭然爲太息與至郭
外得甫屍喜曰甫能死事雖敗舉不失人矣聲自劾上察
其清忠贈之綸官予謚祭葬而復聲庶吉士告歸十六年

流寇蹂躪黃將逼留都聲遭父喪蹶起請當事團結鄉勇
守禦時馬士英開府鳳陽募黔兵數千紆道侵掠饒徽界
徽人以爲賊縱鄉兵格鬪脫者奔告士英言金翰林實主
之奏聞逮治聲慷慨就道曰吾不出眾無所恃再疏申本
末上識聲名特旨修撰起用會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
都城陷慟哭嘔血不欲生甲申五月王師下南京徽民議
降聲奮身出懸高皇帝像于明倫堂率郡人大臨三日起
兵閩中授僉都御史巡撫池太徽寧晉兵部右侍郎假便
宜然池寧太已歸

大清三面敵境獨用徽城孤撐當杭嚴上疏凡三閱月會道臣
林貞從福州至主客相疑張家玉請分嚴杭隸貞令徽得
展布無使一瓢百輿張天祿自寧國引兵薄徽聲嬰城守
黃澍由饒州詐言逃歸開門延之是夕城遂陷先是聲知
不濟麾將士曰徽本不欲守吾爲禍始義當死汝曹從吾
死無益多涕泣不忍去至南京洪承疇欣然迎見聲張目
問之曰卿相識否曰爾金正希胡不識復語聲曰爾相識
否聲曰未之識也曰吾承疇耳聲叱之曰承疇登甲第受
神宗皇帝烈皇帝深恩歷重任死松杏先帝震悼輟朝與

祭尤壇賜廢二子仍望祭立廟祀春秋此我朝忠義之臣
何物么麼敢冒其姓名耶承疇倏已謂此人老火性未
除吾不能再見屢使勸之降不可十月八日死于通濟門
外望拜孝陵端坐受刃年四十八子敦涵間道走閩贈禮
部尙書諡文毅從死者參軍江天一自有傳一云天一掖
聲歷階每佐聲申語辭氣甚厲稍近承疇出袖中硯擲之
承疇大怒牽出斬之罵不絕口聲亦于是日遇害

萬元吉

萬元吉字占人江西南昌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中監大

學士楊嗣昌軍扼夔門與石柱女帥秦良玉合兵擊賊招降關索惠登相王光思有功會嗣昌敗薄其賞稍遷大理評事李自成陷西安上命大學士吳甡出師以元吉充軍前贊畫尋召遣甡不果行元吉在軍中久曉練兵事諸宿將左良玉金聲桓等皆憚之元吉亦見天下攘矢報國乙酉良玉死子夢庚及聲桓等以全軍降

大清南都不守元吉散家貲募兵與清江進士楊廷麟同郡進士郭維經起義師于贛州元吉扼吉安東西犄角軍容甚盛時

大清已命聲桓開府南昌所部皆左營驍將南軍不能進聞福
京立君拜表請乘輿親出江西臣等堅守贛州以待王師
詔加元吉廷麟並督師大學士維經兵部尙書命鄭彩出
杉關蘇觀生出南安進恢湖東援贛彩逗留不行而永寧
王招周兵謝志良等復建昌撫州數月之間湖東屢失屢
復丙戌三月吉安陷元吉退守皂口

大清盡下湖東西殺永寧王進逼贛州元吉亦遂入贛贛人將
竄見督師移營入署始定元吉分兵三營番休辟黎遂球
等爲監軍以兵科楊文薦任城守而身晝夜督戰下及婦

女皆感其意曰甘死無貳援兵累敗六月廷麟等又收散
亾及滇粵兵進營城下共四萬餘人元吉欲待水師至方
戰王其弘諫不聽八月

大清兵迎擊水師乘勝遂破諸軍自是贛州城下無一厥卒廷
麟等入與元吉共死守福州既陷贛州援絕元吉斷指入
函請救于湖南廣東蘇觀生在南安觀望不敢前

大清兵築長圍困之自五月至于十月城中食盡斗米至八錢
餓死載道人無畔志元吉子欲縋城請降斬之人呼元吉
爲萬精忠初三日大兵獲嚮導夜自小南門上鄉勇猶巷

楊廷麟 傳缺

曹學佺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嗜古博學天啟中以文字觸魏忠賢怒削籍名重海內累官四川按察使唐藩卽位文臣任事者首張肯堂何楷及學佺而學佺尤饒大略因事有匡建鄭芝龍以下咸敬禮王知其宿儒言無不從晉太常寺卿行在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纂修崇禎寶錄總裁專設蘭臺館處之編修何九雲等皆屬焉學佺討論本禮經行朝戎祭封爵贈諡並遣詞臣

咨問倚以取斷始捐家財助軍肯堂等議用水師又括萬金助海舟天興饑買米以賑時年已七十三歲福州陷沐浴正衣冠縊於中堂子女被收五日始得蓋棺蟲流于戶所著有石倉集行世先是

大清兵至延平閩縣貢生齊巽中書張份醫僧不空等陰結眾起義使告學佺學佺資之千金始克召募殺來師之懸民榜者人心震動永福人黃璣密報貝勒急下福京遂各解散閩人皆惜巽等之志痛學佺

姜一洪

東晉書
姜一洪字開初紹興餘姚人鏡之仲子也登萬曆丙辰進士累官至廣東布政使所在有聲蹟己酉五月魯王監國紹興毀家助軍饒尋以黃道周薦詣福州唐王問卿來大不易一洪伏地脫幘曰臣髮故在也上喜手掖之除吏部右侍郎比

大清兵迫唐王將幸贛州命一洪兼戶部尙書先行集援師未至而汀州陷贛州亦破一洪次雩都慟哭曰吾間關萬里從朱氏子孫今已矣夜赴榔木里水中死賓從皆散獨兩僕不去哀慟村里諸生鍾國士等爲殮子天植奔訃負骸

骨歸葬

吳聞禮

吳聞禮字去非浙江錢塘人唐王時爲上游巡撫自請防禦分水關及敗逃入山寺不肯降順人勸之曰豈有堂堂巡撫而畏死耶復率鄉勇赴敵爲亂兵所殺

鄭爲虹

鄭爲虹字天玉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清操愛民聲冠閩中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遺書爲虹進大明會典及卽位召爲御史浦民交章乞留具言不可

我生何用髮不可斷也明日復見責輸饒爲虹謂清白吏
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爲虹以民窮財盡執不可噴血
大罵乃令斬之爲虹大呼奪刀刺胸不殊遂見殺家僕陳
龍都督洪祖烈遊擊張萬明父子皆從死建人爲立祠與
爲虹同日死義者給事中黃大鵬

王士和

王士和字萬育江西臨川舉人唐王時知延平府居官廉
正

大清兵至延平從龍者咸遁去士和曰吾受國命守土不能持

寸鐵赴鬪死有餘愧忍偷生哉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
縊堂皇百姓奔哭鳩金殮之

大清兵亦爲嘆息

胡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其先直隸山後人永樂中祖失里本以功
授燕山衛後陞福建右衛指揮使上琛十八襲職弱不勝
體折節讀書唐藩加錦衣指揮從至延平

大清兵至誓必死使人求毒草妾劉氏恚曰君以我婦人不知
節義故不使聞耶吾心決久矣上琛喜並坐飲藥酒而卒

時上琛年三十八剗年二十一劉有母亦不拜女志

蘇觀生

蘇觀生字宇霖廣東東莞人福王時官戶部主事避兵東至杭州與鄭鴻逵奉唐王入閩觀生見際喪亂諸王獨唐藩賢可濟大業委心服事唐王卽位拜大學士時閣臣多用耆望而觀生新進柄政自首輔黃道周以下皆重其才第乙酉七月領儲賢館觀生以爲非時務所急力勸王幸顛就楊廷麟毋久留福州鄭芝龍格其議有詔觀生先赴南安聯絡江楚王親祖之殿門觀生叩頭出登車慨然有

澄復之志丙戌四月

大清師圍贛州觀生退保南康五月援兵潰觀生收散卒及

大清師遇於李家山九牛間數戰皆捷解圍屯水西進復圍之
十月贛州陷廷麟致命觀生棄南安入廣東時

大清師已破汀州莫知唐王音息監紀主事陳邦彥勸觀生疾
走惠潮以扼東兵則兩粵可保觀生不從將至廣州聞桂
王監國肇慶觀生與丁魁楚有隙不懌已從邦彥諫遣詣
肇慶勸進會唐王聿錫浮海達廣觀生意變曰大行皇帝
親弟今在外求君非義遂背邦彥立唐王稱紹武召海盜

石馬徐鄭四姓授總兵使拒肇慶桂王卽位班詔廣州觀
生頗內懼兵部侍郎林佳鼎故監司廣東與總兵林察同
姓相善也佳鼎信之至是督西師與李明忠龍倫蘇聘等
次三水察令四姓盜迎降覆佳鼎于三山行朝大震觀生
由是驕而

大清將李成棟已進陷惠潮廣州未之知城中兵西出十二月
十四日有十七騎且趨會城謀報曰北軍至觀生曰潮州
文昨夕到胡妄言斬之向午數騎抵東郭市肉守門者猶
以爲招來海上盜門遂不閉須臾傳令歸順時宿衛尙萬

東南紀事
十一
人觀生急收之至者僅數百

大清兵擊走之遂執唐王觀生過給事中梁蔭閣計蔭曰死耳
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于壁而自縊願元鏡
先椎髻號于市曰

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又出示云恭惟

大清皇帝應運而興天兵臨粵逆藩投首大兵之入咸謂元鏡
實召之唐王初走洛城里元鏡家僮跡以獻何吾騶王應
華俱降

論曰嘗見前輩所紀東粵遺事云觀生早立清節筮仕八

載囊無餘金比鎮安南糧運不繼動輒掣肘仰天嘆曰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嶺頭幾日地豈不懷歸然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迨羅明受不揣地利水師一戰輒敗諸軍以次潰逃南康重兵聞風驚遁觀生遂度嶺還粵西適指揮使王之臣等至知延邵俱陷失唐王所在觀生揮涕曰使輦早詣虔不致有今日馮兼三嘗投刺謁觀生兼三數爲畫策不合語人曰余死報國家兼三曰嶺外絕好死地已舍卻不知今何地可以賴州也觀生雖作色亦輒改容及

大清兵入廣州卒不食其言然力小而任重智淺而謀忒一
統而虧大信無以安內而攘外乃其所短也兩粵之陷我
由觀生獨哀其志故立傳焉

東南紀事卷四

東南紀事卷五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張國維

張國維號玉筍浙江東陽人天啟壬戌進士除番禺令以
卓異入爲刑科給事中陞太常少卿崇禎七年甲戌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甫受事而流寇犯安慶參將
唐某受賊給全軍覆沒時國維方壯年報至頭鬚一夜頓
白親督兵至安慶見道官史可法異其才具疏請益設安
慶巡撫卽以可法任之諸所任寄威得人撫吳八年賊不

敢犯境陞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山東饑米石八兩而三
吳石三兩以應天所屬河工銀盡糴米輸濟寧每石水脚
加五錢得美米倍贏遂設粥廠十餘所使官督賑存活百
萬計賊李青山眾數萬殺逐官吏國維討平之獻俘于朝
廕一子世錦衣千戶十五年壬午冬

大清兵破蘇州南略山東青兗諸府皆陷德王魯王遇害命推
可任本兵者舉國維星馳赴京受事總督趙光抃戰于羅
山大敗亡二萬餘人周延儒視師匿不以聞是時兵科員
缺國維題龔鼎孳等六人蔣拱宸恨不與及爲御史彈國

維謂西協地六百里而國維設防止五百里疏七上明年
二月與延儒俱放歸十一月追論羅山事被逮舟過吳門
士民號哭塞楓橋大聲前問孰爲錦衣衛官校船者國維
恐有變解纜急去眾乃散詔獄擬辟山東南直百姓叩闕
訟寃遂以原官募兵浙直行十日都城陷國維星夜抵浙
圖舉勤王得精兵三千至鎮江會福王立乃朝留都欲與
史可法合兵北出以國維爲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協理
戎政馬士英議不合乞假歸葬祖母乙酉五月南都破鄭
遵謙起兵紹興國維至台州迎魯王晉少傅建極殿大學

士兼兵部尙書歸集東陽兵守錢塘屯長河頭首參馬士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時紹興富家以助饟受累國維不忍用東陽世產鄰富家者與原券計值令出甲士具衣械程日給糧總抵價若干以土著之家養不逃之兵富人得產而軍興得兵食人情大歡福建詔至加國維東閣大學士輔魯王監國廷臣多欲開讀國維曰唐王提兵北伐老臣當效死前驅若止一丸封嶺作天子空以官爵賒散浙東將士心大敵逼江且晚欲渡臣不敢奉詔手敕七至竟不發國維深塹堅壘沿江多置木城激厲將士爲取

杭州計而方國安不同心腹鄭遵謙等義兵又多烏合是以不能成功丙戌六月廿八日

大清兵渡江諸營皆潰國維歸東陽守陷阮嶺六月貝勒入閩過東陽將抵陷坑國維請東陽令吳琪滋至曰國維今日死天氣方炎恐腐爛不可辨識將謂吾逃貽禍此地故特相邀令君視吾死耳吳令涕泣國維殊容暇取素縑書負國念母誡子三詩又留詩贈故人冠帶北面稽首謂僕曰吾大臣死王事禮也兵將在東陽者因我及難可昇屍詣門一謝之對太夫人勿言我死言遁去坐我中堂俟官來

見始可殮耳遂赴水死年五十二騎圍宅見尸坐廳事如生或叩頭痛哭問之則多濟寧人饑年食其粥以活者夜有兵數十人挾婦女宿其殯園見堂皇燈炬國維白鬚絳袍南面刀戟列侍兵大呼遂不見亟起叩頭柩前避去桂王立謚文忠長子世鳳挂平魯將軍印封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鵬官尙寶司卿世鳳被殺張存仁自閩歸百姓數萬遮馬前請世鵬命存仁曰吾少時卽耳若父爲人遂釋之論曰唐魯之議以南稟闔朔而不解兵爲正蓋當其時受兵者魯魯一撤兵卽錢塘不守仙霞尙安蔽乎昔人論南

北之勢守江不如守淮閩之有浙猶江之有淮也若楚蜀
江粵皆藉唐王名號維留土無二王魯王自當退居重耳
之位諸臣共圖狐趙之勲大邦維屏三百年宗盟不正有
賴乎斯日歟故鄭遵謙之拜疏迎駕陳函輝之請殺金堡
或激或詭二者均蔽獨張國維適老臣謀國之體石匱書
所載似亦未之審也

徐石麒

徐石麒字寶塵浙江秀水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營繕
司主事魏忠賢有調發多格之房師黃尊素下詔獄納橐

館募金抵誣贓由是削籍崇禎立起南禮部郎中累遷吏部文選考功郎中佐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凡溫體仁私人皆庇之南計不少狗焉遷尙寶司卿應天府丞行尹事時方裁驛遞食縮而馬如故農里重困石麒麟計救之無若召募且勾胥吏故所乾沒有餘資積患頓解三俊爲刑部尙書以輕比下獄黃道周黃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石麒麟朝元旦奏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嚴威之下蔓引株連九死一生今又以輕擬深督三俊將來必有承

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鈎距爲精神非復慎獄之本意
矣疏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用石麒通政使時治尙綜核
放棄者多造言語妄陳端末納言承行不給石麒剖斷嚴
敏告訐衰息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先後二十四人石
麒與焉稱疾不赴召對故免陳演之譖轉左侍郎署部事
尋卽眞爲尙書言邇年刑官擅背律條嚴文刻深使吏胥
上下其手僥倖之徒以賄爲市干和召愆其失非細因條
上附會律文之謬數十事會清獄石麒盡心明允理出寃
滯近萬人貫城幾空陳新甲下獄政府以下皆爲營救石

麒麟獨言俺答闖入而丁汝襲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惟後此遼瀋廣寧之陷誅止督撫不及中樞故新甲覬引例自寬不知此例乃天啟間陵夷解紐之政非祖制所有也今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未若是烈人臣無境外交新甲身在朝廷輒擅便宜通款北境辱國無君莫此爲甚上覽疏新甲卽日棄市司禮王裕民私庇劉元斌并逮獄上欲殺之石麟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終不同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注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煙瘴已極過此非臣所

敢擅入上竟以內廷欺罔隱微斬裕民而嘆論石麒洪承
疇救錦州東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中樞私人出關督戰
遂大潰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
讞石麒謂王樸以倡逃誅陳新甲以誤國辟而倡倡逃誤
誤國者安得減等論若麒如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
採熊開元革職石麒上言陛下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
乏若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選矣上不聽
採等自詔獄改刑部石麒輕擬失上意遂罷甲申五月福
藩立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尙書時江左草創自石麒與劉

宗周黃道周出始成朝廷而馬阮用事率降中旨銓除不由部推石麒麟爭之不得士英冀以定策封侯中人韓贊周主之石麒麟覆疏昔世宗欲封楊廷和蔣冕伯爵並辭不受今國耻未雪豈輔臣裂土自榮之時俟克復神京成功大定加恩未晚士英氣奪又言皇考福王殉難先帝令勲臣黃門恭視含殮今先帝梓宮何所封樹何似乃遣一健兒應故事示天下無悲思大行之意何以鼓厲同仇不報御史黃耳鼎論石麒麟殺樞臣敗和議石麒麟具陳始末小人賣國情狀始露而石麒麟亦告去自宗周石麒麟去南都竟敗乙

酉四月

大清兵渡淮黃尊素子宗義勸石麒避地四明山石麒不可曰
馬阮已壞天下雖智者難善其後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其會
朱大定等謀守嘉興議奉石麒爲兵主事未集而敗閏六
月二十四日

大清兵圍嘉興石麒由村舍叩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請
入與城同存亾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
陷石麒朝服縊天寧寺納其屍櫬中踰三旬始殮如生而
是時宗周在越城饑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城外

而死海內高二入之死能盡其義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
府美之石麒麟清修絕俗弘長後進尤急人之難吳昌時敗
後籍沒力言當事止沒田產他爲類免讐昌時者又欲竄
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
宗周緹騎逮問石麒麟鳴金吾無殺義士淵得生出生平強
記經史尤熟明事章奏精洽鑿然可施行石麒麟年六十八
無子初以私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始立柱臣爲後或
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後不可私子惟父所愛卽子
之後非薦之祖禰而享告之宗族而信不敢後也故詩曰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是人皆可子之證也傳曰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唐王贈少傅文淵閣大學士諡忠襄爾毅官御史與同郡錢梅友善後並以太湖事牽連死

熊汝霖

熊汝霖字雨殷浙江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爲戶科給事中直諫有聲貶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論廠衛告密之弊及阮大鍼不當用馬士英忌之歸里汝霖雅受知都御史劉宗周乙酉南都潰緒王監國杭州

大清兵且至宗周趨守道于穎城守紹興而寓書招汝霖餘姚
未得相聞既而杭州降事益迫宗周復令諸生張應燁往
說穎使聯絡汝霖計事穎疑未決汝霖報書先生誠用霖
計立宗王之才者藉援未孩推轂方藩今閩兵數十艘見
屯蛟川檄令移泊錢塘東岸敵必不敢問渡更泝椒窰遼
左兵擣虛建業彼必退而內顧東西同瞻恢復可圖宗周
趨之曰門下有意高皇一綫請急入郡六月十九日通判
張懋資版諸生耆老奉牛酒渡江輸降

大清招撫使至汝霖謀爲邑人所覺避之山中閏六月八日戊

子宗周不食奉其明日孫嘉績起兵餘姚又二日鄭遵謙起兵郡中斬憐及攝會稽令彭萬里汝霖募兵寧波來會嘉績合軍軍西陵初宗周臨終謂門人曰我緩死以兩殷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彌留猶取几上硯書一魯字汝霖叩靈牀慟曰先生有命霖何敢忘霖生于三事之以死比方國安王之仁等兵集遂共奉魯王以海監國從宗周志也汝霖已渡西陵札喬司進至海寧召父老諭以國事君殉三百年澤不可負聞者感動拜轅門至萬人以邑進士俞元良指揮姜國臣主海寧事忠義鄉應所在皆稱熊

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七月八日海
寧復陷元良戰沒閱月國臣復聚潰眾入守海寧前定番
總兵汪碩德集兵萬人雙林請師期使移札塘棲八月五
日遣副將趙清會義興將鄭維翰赴黃天蕩繞敵背前鋒
黃岳參將諸盧崇邵應斗四百人伏海塘監軍道孫嘉績
北洋總兵張名振並置伏兵斬首六十級維翰兵不進清
被矢矢亡十餘人十六日還喬司汝霖營于中嘉績營于
東錢肅樂營于西遣盧崇壽盾昌抵牛頭寨焚敵營百騎
突出都司張行龍戰甚力騎東去岳應斗接戰北軍大至

綴三將以數百騎趣汝霖親兵胡陞發大砲斃七騎騎東衝孫營孫營砲炸遂敗爭舟墮水汝霖馳刀砍之不能禁諸生趙之堅奮長刀殺六人叅將盧瑋新至亦奮擊敵辟易簇騎攢之與孫光祖周宗鎬胡陞各被數十刀死汝霖大呼船兵再上矢及身帳下強掖下小舟知戚死者數十人九月諸帥相見于小疊議大舉期以九日會龍王堂風雨阻潮皆失期汝霖獨帥所部至六和塔助王之仁戰于江大砲殺傷甚眾之仁兵登岸焚寨執馘薄暮乃歸十二日再戰牛頭灣時軍餼不繼人心離阻之仁營有逃者汝

霖上言臣四月江舟風雨飢勞遂膺腹疾自小豐至西興
延袤六十餘里彼方備舟喬司潛謀徑渡臣及嘉績標卒
兩家不過千餘緩急何以防禦之仁一腔肝膽心力相違
宜溫旨諭留勉圖後效朱大典部內火器最精原任總兵
尉允昌文武兼才豈合投閒諸暨敕卽統大典兵在上海
寧新令已至宜令張名振速渡以固浙東門戶名振違令
竟歸石浦福州詔至內外欲開讀汝霖泣阻不聽避之小
豐魯王下令返台州汝霖疏留以爲今日之事殿下宜力
疾江干檄閩師刻期來會使浙西克復仍藉廟謨唐王親

來亦當心折若戀戀宮眷遽返旌旄思爲退保之圖久成
日蹙之勢傳之海內未爲克讓又臣標參將張行龍以臣
令回籍臨平圖結義兵夾攻內應其家丁陳義入杭偵聽
聞已具舟芻結草人思賺我火器而寧鹽義士沈案查繼
美陸鳴時等同時具來言起兵家難狀徐出啟疏以近日
嘉湖鐵騎盡返武林但得精兵數千直擣嘉興斷其往來
餽道杭城自成坐困勝于今日阻江索戰我客彼主勞逸
相萬乞優遷案等以彰激勸若王必欲東歸臣亦惟就海
島死耳魯王手敕褒美比之韓愈乃不果行十月汝霖移

泊龍王堂又疏今日會稽隙地竟作京雒規模諸臣之薪
膽未嘗末世之稅政悉踵內員出司軍餽外戚入典禁兵
驕卒闕于街衢青衿譁于殿陛行間文武動以朝政爲辭
文其退縮惟殿下奮然更始副遠近之望十五日汝霖揚
帆渡江奪遵謙所失大舟以歸十八日又進軍部將魏良
黃麒吳彪先登北騎六百伺南軍濟突擊良等且戰且退
汝霖親督軍中乘小舟對射騎死百餘諸生錢振宗死者
亦十餘人汝霖麾下多農井新募徒以忠義激厲在浙中
凡一載大小數十戰累遇敗覆而志氣不惰雖方王驕將

悍卒皆畏待如神明陳萬良沈羽箴結寨塘棲臨平問汝霖欲得其兵取北關遣張行龍招之萬良受書泣曰久望熊督師無逢自達乃令江東亦知有吾輩矣後萬良西行復城邑

大清兵斷其後不得出死于門中丙戌六月朔浙河新潰汝霖扈魯王沿海南次長垣時唐王已走死閩地內附魯王以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因鄭彩抵福州軍聲大振八閩皆詣汝霖請劄起兵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魯王在閩安鎮鄭彩專橫汝霖每折以禮定遠伯周瑞惡于彩汝

霖票擬右瑞彩故忌人心歸汝霖因是積恨又與遵謙爭商舶恐其襲已會汝霖休沐琅琦彩裨將李茂守琅琦與汝霖奴子爭口熊鄭兩家除夕相問遺茂以告彩曰熊鄭將爲難五月十七夜縛汝霖并幼子投海中越三日殺遵謙凡越中建義者皆盡于彩惟嘉績以丙戌六月死于舟山汝霖之死後嘉績蓋二年矣

熊汝霖傳後

汝霖初知同安縣有強直聲嘗渡海敗紅毛於廈門入爲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疫飢人多死米石直銀四兩轉運

不至出給事中七人分行督漕汝霖當上江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民不病時上意廷臣儒懦不次拔授左官外附競張空虛媒進汝霖以量才不如覈勞破格壞典不足以得非常之人祇爲倖階一切叙功御覽名色皆宜報罷保舉大將必連舉主席杜債帥之門事勢艱危倚督撫爲成敗因條列關督范志完宣督江禹緒鳳督馬士英保督侯恂順撫潘永圖宣撫李鑑秦撫蔡官治皖撫黃配玄保撫楊進才守俱弱合令量力自陳且襄藩南陽淪陷驚震天下而兩撫晏然功罪不明何以懲後又力

言孫傳庭不宜速戰禍敗皆驗

大清兵畧山東京師戒嚴汝霖分守齊化門召對奏行間諸臣望敵百里未有一矢加遺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師不用命將不用兵督師之內其足食乎姜採熊開元下獄劉宗周去國皆極諫尋追論楊嗣昌譏及執政上竟惡其切直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給事中上言諸臣爭誇定策罔志復仇處堂鬪穴始之武與文爭旣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阮大鍼之起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四鎮每鎮餼六十

萬額必不供卽做古藩鎮亦當建牙大河以北何遽藩籬
堂奧孤海內興復之望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惟厥
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丁茲天步艱難正宜大開文網推
誠布公使人人畢忠效節胡得尙沿斯弊馬士英恨新建
使門客朱統鏤造飛語于朝汝霖言么麼小臣爲誰驅除
指使不由通政告密飛章內外交通神叢互借墨敕斜封
端自此始請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
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任隆武臣而叛降跋扈曾無一
戰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芻寄內臣

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鼠
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
何以得矣南京雖立君未嘗一事設施而汝霖與祁彪佳
章正宸吳适等猶能強諫守職推論善敗不失朝章士氣
然卒格不用以門戶覆國

孫嘉績

孫嘉績字碩膚浙江餘姚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兵部主事
楊嗣昌以其知兵薦爲職方郎中太監高起潛求世廕嘉
績覆疏不可起潛恚侍上觀德殿閱軍器浸毀下獄學士

黃道周亦廷杖入獄襍被藥物俱不得進嘉績移服用奉之且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頌道周上加怒察獄中與道周通者眾多說辨嘉績獨曰昔黃霸受經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復何諱刑部尙書徐石麒雅識嘉績清獄出之踰年起九江道僉事未之任國變乙酉六月

大清檄下浙東寧紹望風迎附閏六月己丑餘姚攝印官發閭左爲馳道扶役者役者反扶攝官眾譁不能定嘉績乘眾怒遂斬攝官邑紳邵乘節陳相才諸生呂章成沈之泰邵應斗率里中從者數千人孫氏自燧以來代以文章忠孝

顯受累朝恩最深至是建義士民無不踴躍便欲推嘉績
爲盟主辭曰舉大事將須其人熊雨殷有執持識兵勢當
共請其約束會汝霖募兵自寧波至邑人大安魯王監國
晉嘉績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視義師轉戰喬司西
興親受矢石號孫熊兵臨敵則汝霖當先嘉績繼之饑不
給則毀家產佐軍每對賓佐泣曰身先人餘也義同國存
亡惟懼事不集死無面目以見君親耳由是聽者感奮嘉
績舉宗報國文士知故爭爲之死浙東本以汝霖嘉績首
義營立行朝亡將潰兵因弛荷擔後來益眾客反居上方

國安擁重兵孫熊嚴意與同濟難國安逍遙殊無意一年之中糜餼數百萬皆出八郡民貧富交盡卒以是敗丙戌六月魯王移蹕舟山嘉績以軍從六月二十四日卒于舟山子延齡從蹕南至中左所大兵入餘姚焚嘉績祖如游第後二十八年延齡子訥渡海求祖父櫬得于狀元張信墓道歸葬

錢肅樂

錢肅樂字希聲浙江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以廉清爲張博張采所重遷刑部員外郎丁外艱歸乙酉六

月

大清檄下浙東肅樂大會紳士城隍廟痛哭議舉兵謝三賓不
欲移書定海總兵王之仁使以兵威脅舉兵者之仁陳兵
入郡反合肅樂三賓悵然會孫熊已起餘姚甬西道通遂
進軍紹興魯王監國晉肅樂右僉都御史右副都御史
轉戰喬司及牛頭灣時馬士英阮大鍼入方國安營陰
制行朝之政里井邪猶多緣舉義推戴呈身部覆臺彈猶
沿舊習富家輸餽動加榜楚內侍客鳳儀外戚張國俊等
氣傾中外咫尺大敵而越城哀衣寬帶歌讀宴會如平常

肅樂條列其弊不能用及浙河師潰浮海隱于福州之化
南魯王次左所復入覲丙戌十月魯王在長垣肅樂擬詔
預頒魯三年戊子曆浙閩全陷舊人如劉沂春吳鍾繼皆
逃不起肅樂移書責之乃就道唐王遣臣稍稍引出明年
戊子魯王次閩安鎮晉東閣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
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不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
子船中國公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
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其私
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彩

聞銜甚是年五月汝霖爲彩所害肅樂憂憤疾動而卒年四十三贈太保諡忠介初肅樂請挑敢死士盡配彩則兵力一竟以彩故死繼肅樂相者慈谿沈宸荃字葵中與從叔履祥皆成進士履祥入海被執不屈死宸荃從魯國次南日山覆于風後鄞人屯兵浙海死義有張煌言

論曰嘉績子延齡自閩海歸言魯王入閩事頗悉四鎮兵受命南征者散守閩郡邑鄭彩以重兵攻之皆乘隙語外人曰吾故明人豈無意但鄭彩剽殺非吾帥得熊吏科來卽釋甲耳汝霖肩輿屏從往眾不信有故識汝霖者曰果

是也喜羅拜城上開門降凡得新附二十萬人當是時使
汝霖能布其威信率之守戰豈獨八閩可全嶺以北亦可
出矣顧乃分隸諸將致義士解體駑帥益勢事無成而身
隨喪可悼哉昔顏真卿以軍權移于賀蘭進明仁柔之過
儒者有之然蕞爾越州孫熊協心孤撐一載卒不負其言
而同死島上比于宋之文陸義何忝焉肅樂欲依彩成功
亦坐短智而議者謂與殺汝霖之謀不可不爲之白也

朱大典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邱知縣

行取兵科給事中歷陞至兵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督剿流賊大典饒有才而性奇貪多行暴虐崇禎庚辰間督師廬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四府僚屬囊橐皆盡人擬其富且敵國御史姜琛等交章劾之下法司勘問大典不敢對簿自請捐資募兵剿寇戴罪詔許之得脫歸里福藩卽位起原官禦左兵上流乙酉五月王棄留都奔黃得功軍大典詣軍朝請得功被刺自刎王北去大典歸里募士爲城守計而方國安率土漢散卒由杭州東渡擬牧馬金華大典不納國安縱兵焚劫近郊四十里人煙幾絕閩

六月越城師起守道于穎徽國安江干其事國安遂舍金華勿攻大典欲據有全婺嬰城保家故終魯王在紹興止一遣其孫入朝未嘗發一兵至江上丙戌

大清兵渡錢塘貝勒遣馬士英招降國安令其立功自贖國安從貝勒協攻金華大典堅守三月國安輦九牛銃晝夜攻城大典知不可爲先數月遣其子孫潛遁及期開宅使婢僕各出逃止推墮愛妾一人及幼女井中而自走火藥局縱火死吳邦璿者山陰人大司馬兌之曾孫在大典幕中甲申以萬金託邦璿營幹中途聞北京陷卽橐金而歸自

東南紀事

卷五

五 邵武徐氏刊

旅費外分毫無私大典駭服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
題授副總兵同守金華邦璿善騎射城守倚之及將陷歸
視其妻傅氏傅氏曰城守事急尙顧我耶我惟一死以報
君家君可亟去乃以所積金付其子匿之民家候城破潛
遁并令諸婢僕急走逃死皆厚賚之自服緋衣縊死屬事
邦璿已知妻死不歸急走火藥局見總兵何武曰閣部火
藥庫今日不能擊敵而留與敵用甚爲非計不如燒之武
曰固也少頃城陷大典至呼曰二將軍何不急走邦璿曰
璿世受國恩惟一死得隨明公幸矣問武武曰武意已定

願與將軍同日死耳大典笑曰三人同心何復不足但頃
見二將軍所商何事邦璿曰火藥如許不甘資敵竟欲燒
之方死耳大典出火繩袖中曰所見略同乃盡出火藥三
百桶堆一所大典尙有從人十餘麾之曰去從人皆願同
死不應大典大聲曰速走吾將有事乃與邦璿武環坐于
椅投火繩藥桶頃刻人屋皆燼大兵遍求大典屍不得蓋
浙東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三人者

論曰張岱言昔年在淮揚親見朱大典之貪橫真如乳虎
蒼鷹後復見其嬰城守婺破家從忠繼之以死又未嘗不

歎息其爲人也夫人固有性之一偏彼其嗜名義與嗜財
賄無以異于大典曷怪焉然其時大典將卒頗練又有厚
賞不能圖一長慮而閉門坐斃其智短也夫

余煌

余煌字武貞浙江會稽人天啟五年乙丑進士及第一
累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兼侍讀日講經
筵嘗與修三朝要典崇禎中給事中韓源追論其事煌疏
陳本末免歸乙酉王師下杭州檄召越紳渡江煌獨不往
魯王洩越起戶部侍郎禮部尙書皆辭不就陳時政馬士

英賈官誤主兵未至而先逃國已亾而復用爲失刑之失
丙戌起兵部尙書言藩鎮各自成軍久不相屬頃田仰與
鄭遵謙爭饜喋血禁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
師今行朝之官特綴旒也豈能繩以平世法哉煌見越事
益急而諸臣文恬武嬉請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
思先帝丞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
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
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讀之嘆息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
守陴者煌嘆曰臨江數萬眾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

城乎亟開九門縱民避逃自出東郭赴水死後數日良勅
渡西陵下紹寧郡邑不戮一人

陳潛夫

陳潛夫字玄倩浙江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推
官南都錄守豫功陞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陸見陳恢復策
爲馬士英所持尋以童氏妄稱元妃潛夫前在道私謁無
人臣禮并逮詔獄南都破脫身航海至越上書願假臣兵
五千直渡海甯斷武林左臂加太僕寺卿監浙西軍募得
三百餘人與孫熊三家兵列舟江上明年軍潰歸山陰之

小楮里呼妻孟氏日行矣我爲忠臣爾爲烈婦相保泉下
無悔也同上化龍橋赴水死

陳函輝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好酒
色事著述日與客沈飲出酒文傾吐譏切將相誤國搯腕
談至夜分嚙杯碎尤能傾貲急客先人之憂海內稱文章
風流豪蕩者推天台陳君焉筮仕靖江令以不謹罷職魯
王蒞越爲兵部侍郎傷二都淪沒哭泣至暗失聲入對行
朝出酬同列必悚言痛哭闕詔至浙眾議開讀函輝與熊

汝霖俱持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監鄭遵謙軍函輝密疏請
殺堡堡奔衢州丙戌夏嘆曰八郡敝矣諸軍猶誅糧無厭
是重棄民也北來生兵日益一不知此身何所耳江上潰
有勸魯王嬰城者函輝哭曰民去將孰與守君爲社稷臣
臣請從臣乃從王還台王自石浦浮海竟相失函輝不抵
家哭入雲峯寺卽几上書六月十六日申時卒徧去別友
不及家人一語至其時遂投纜作絕命辭八首自祭文一
埋骨記一流傳江表二子臣謙臣詩能識父志不交當世

事

論曰余公開越城縱民出避所謂天下之陰德也未可以
曹彬渡江不殺之義掩之立情始與仁和進士陸培爭名
交惡既皆以義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宮宰之美妻妾之奉
得我窮乏蓋兼有之既而臨大節視平日嗜好如蟬翼之
振露灑然自得其本心非見道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呂
章成有告北園文數千言其聲嗚咽曰北園吾西臺也蓋
以謝翱自方以文山方寒山云

張肯堂 傳闕

吳鍾巒 傳闕

東南紀事卷五